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汪本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九

宋 李燾 撰

太宗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拾遺羅處約為著作佐郎並直史館先是禹偁知長洲縣處約知吳縣相與日賦五題蘇杭間人多傳誦上聞其名召赴中書命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稱旨故皆擢用

為直史館賜緋舊止賜塗金帶特擇犀帶寵之禹偁鉅野人處約華陽人也

乙亥上於東郊親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宗者賜爵一級

丙子上作東郊藉田詩賜近臣因謂之曰國之上瑞惟

豐年爾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庚辰詔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參軍兼涖他職　殿中侍御史龔頴編歷代年紀為二圖來上優詔褒之

上以補闕拾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欲立新名使各修其職業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平章事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上以方講藉田稍容忍之於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黜之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上然之庚子昉罷為右僕射　山西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為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謂普曰卿

勿以位髙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
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
不為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不結黨與
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
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晩輩後進與
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
為荆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為威武建寧
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

甲辰始置建寧軍　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洎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歴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絶畋遊之樂内鄙聲色

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畢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王沔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御史中

丞張宏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甲辰置建寧軍於建州本紀但載冀王惟領威武建寧二鎮而不書建寧始復軍額案會要兼領建寧乃在淳化四年本傳亦云然再益王既兼東西川疑越王不應獨鎮今從本紀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振之上謂宰相曰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令郡縣至廣生齒甚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卹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葬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為蒼生建長利寧憂和氣之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鄠人周廣順初遊澶州持所為文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總三千餘衆礪陛殿禮謁最上者

前有案置籍録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来和天尊與日為汝主也當問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厲以夢覩籍中礪字遂改焉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来和天尊也

先是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驤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又

請對具陳所以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
勿以為慮德驤固請不已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
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上勵精圖治欲聞讜論以致太平患羣下莫肯自盡以
奉其上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旁達庶知乎物
情百職交修用熙於帝載而有位之士頗尚於宴安納
誨之任率多於拱默期格於道不亦難乎應兩省諫官
等職在箴規任司獻替至於政教之堙鬱典章之闕漏

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所隱爰暨司憲實資繩愆儻因循而備員則尸曠以何甚所宜振舉職業申明紀律正其彈射以警姦回凡曰中都之官咸有攸司之局並當稱其祿秩幹於事任各懋迺績以副朕意其後上封事者頗衆有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殿中丞直史館謝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外患方熾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芻蕘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行之不可者止之庶下情得以上達泌歙州人

也上嘗謂户部使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尤為激切至云長太息堪慟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彥盈庭者矣若言事中理少賜奬擢苟不知忌諱亦望含容即賈誼之流復出上曰朕之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理道稍或益國便民即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

報未嘗加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體
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
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厚善
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
顥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
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人翟潁者姦險誕妄素與旦親
狎旦知潁可使乃為作大言狂怪之辭使潁上之仍為
潁改名馬周以為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

可天子大臣及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内為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旦所為也李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贊廉得其事白上捕馬周繫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窮治之馬周具伏上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謫昌言為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與復州團練副使㑌海州旦坊州顥號州司户參軍上待昌言厚隨欲相之會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殛上特寛宥昌言既謫普又請行

後命上不許乃止普始為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與不却普謂其慢已故與顥等皆被重譴

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亟聞於上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遂恣横無復畏憚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敢

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事力於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諲者儀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黄羅袋澶州黄河清鄭州將用為詩題試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遜普聞之召至中書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沆初籍利用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

上曰利用罪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既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濘而踣掀於淖而出換它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沆湜之從弟也普彊直疾惡類此或云普於中書接見羣官語次尋繹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錄之事發引以為證由是羣官悚息無敢言者中

書事益壅蔽中書事益壅蔽此據附傳然普三入相所謂命吏追錄人短長殆皆實證事也普必當不如此而附傳則以為普素所蓄積皆如此則恐過矣故因實證事著此語且以或云畧見普未必當如此之意

夏四月庚戌遣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端起居舍人鉅野呂佑之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帆檣折舟人大恐端恬然讀書不輟佑之悉取所得貨沈之迺止詔蠲其所貸

五月辛酉置秘閣於崇文院分三館之書萬餘卷以實

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賛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為校理泌湜之兄也

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及同惡蕃部繼遷亦嘗遣孔目官張浦詣知環州鄭德玄自陳歸順之意然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宰相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為感德節度使即召赴闕

辛未上親書五色金花戔賜繼捧國姓改名保忠壬申

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等並賜保忠

壬午保忠辭之鎮賜賚甚厚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領兵千人護送之及還保忠以土物為贐杲拒而不納上知之召賜白金百兩杲齊人也

閏五月己丑以襄州衙内都虞候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為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

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此事見富弼作蒙正神道碑云蒙正長子從簡當得水部員外郎蒙正懇辭止授將作監丞因以為著例至今不易

丙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九人爵為公士秦漢以後不復賜民爵自藉田禮成始復賜焉

先是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牓既出而謗議蜂起或擊登

聞皷求别試上意其遺才壬寅召下第人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令樞密院用白紙為牒賜之以試中為目令權知諸縣簿尉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自即位以来親選貢士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令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思孜孜庶臻理本也卿與吕蒙正等曩者頗為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曰凡三掌貢士所取如蘇易簡王禹偁輩皆知名而罷黜者衆因致謗議時知制誥李沆亦

同知貢舉謗議獨所不及舊制鎖院給左藏庫錢十萬以資費用是歲詔改支尚書祠部錢仍倍其數罷御厨翰林儀鸞司供帳先是開封府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以府事繁劇始别敕朝臣主之定名訖送府發解如式遂為永制程宿衢州人此據登科記　右諫議大夫李巨源謫授都官郎中知朗州巨源性訐直好言事上屢加奬激將有大用之意會貶巨源恃舊恩日夕望名還嘗語僚屬曰會當思我寧久居此後數歲驛遞堂帖

令乘傳歸闕巨源啟封見之大笑喜極氣絶而卒巨源以淳化三年十月癸未卒於朗州今附見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顧賜寛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百官表載此事於端拱元年不記中丞姓名及許王所坐何事今附見李巨源貶後

殿中丞江陵夏侯嘉貞嘗為洞庭賦右散騎常侍徐鉉見之曰木玄虛之流也詞采又過焉上聞其名召試禁中擢右正言直史

館無直秘閣嘉貞喜黃白之術頗為文字官常語人曰我得見鉛中銀錢而知制誥一日足矣嘗獻詩有歆慕青雲意上和以賜之戒其狹劣好進嘉貞尋病卒　復以湖南為武安軍本紀於二月即云襄王兼領荊南湖南兩鎮至是復云改湖南為武安案實錄襄王二月未嘗兼領湖南也疑復軍額後迺除節度本紀恐誤更俟詳考

上既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

十九人並賜及第葉齊邑里登科記亦無之

上謂宰相曰今歲炎暑尤甚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秋七月戊戌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頤養俟稍涼迺赴中書視事普頓首謝

八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上面命之曰夫用兵者必先須知敵彊弱明於動靜

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且朝廷以鎮定高陽三路控扼往来咽喉若敵無所顧矜驕而来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且於騎士一指揮内揀驍勇者間以弓矢槍劍分為十隊乃至三四百隊皆可制也又選廷臣押隊敵若敢踰鎮定汝但勿戰陽為怯勢陰置騎士朕即以駕前精鋭徑發格鬭仍竊取敵號俟有必勝之策則分布隊伍縱兵擊殺若其未捷各保城寨皆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計為之便宜即不繫此

中書堂後官闕宰相欲選於百司以補之上不許卒未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並為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自此始

戊寅武勝節度使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庚辰車駕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白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輙升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别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悦特賜帛百匹遂幸玉津園宴射辛巳上謂宰相曰昨聽覺所講文義深奥足為鑒戒當與卿等共遵守之趙普頓首謝

九月丁未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及諸祠

祭祀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帝斯為得禮從之

冬十月甲子特置馬步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殿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振州防禦孔守正澄州防禦使范延召為之據孔守正傳云上以守正練習戎旅特置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授之按實録龍神衛四廂蓋與捧日天武四廂同置都指揮使范延召與守正並命今附見更須考詳

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

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是月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即若冰也上為改名焉都轉運使

始此實錄不書據本傳及會要追記故不見其日更俟詳考又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高繼申為河北南路都運使當時河北分兩路繼申止為南路故不為事始

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荆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契

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畧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衆皆伏中黄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在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爾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静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敵果入易州

遂陷卒之妻子皆為敵所掠易州陷守將不知主名亦不得其月日但于此畧見事跡耳國史疏畧如此良可惜也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衆皆感悅繼忠因乞之隷麾下至是推鋒先入敵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己丑捷奏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按此捷但定州路都部署及監軍之功也郭守文時在鎮州初不聞出兵相為掎角而實録本紀皆云守文上言破契丹於唐河不知何故今但據李繼隆及袁繼忠二傳删修不復稱守文正傳亦云破契丹于唐河又會要云敵寇中山守文與繼隆出精兵

背城而陣敵盡銳來攻繼隆號令將士一鼓破之殺獲甚衆案守文自為鎮州都部署初未嘗受詔至定州安得與繼隆俱出兵背城而陣也契丹傳雖云守文繼隆同出戰然亦無背城而陣等事不知會要從何得之當考實錄又云契丹累歲寇邊頗為民患國家乃於鎮定高陽關大屯兵甲以犄角之遣將之日上親授以成算至是果克捷焉按此乃史臣歸美之辭恐非事實今不取

十二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庛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

畜牧轉徙旋逐水草騰騎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曁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日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二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

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曁晉皆處河北而北國不能為患由馬之多此馬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外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

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齅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

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貲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而嘉之本志覺疏在端拱元年不得其月日附之年末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處約疏稱今春詔旨則端拱元年三月甲子所降詔書是也上此疏必在此年終三司置十二員判官乃淳化四年事不知處約何以預言之豈端拱初已有此議淳化時方施行故耶今附見歲

未更俟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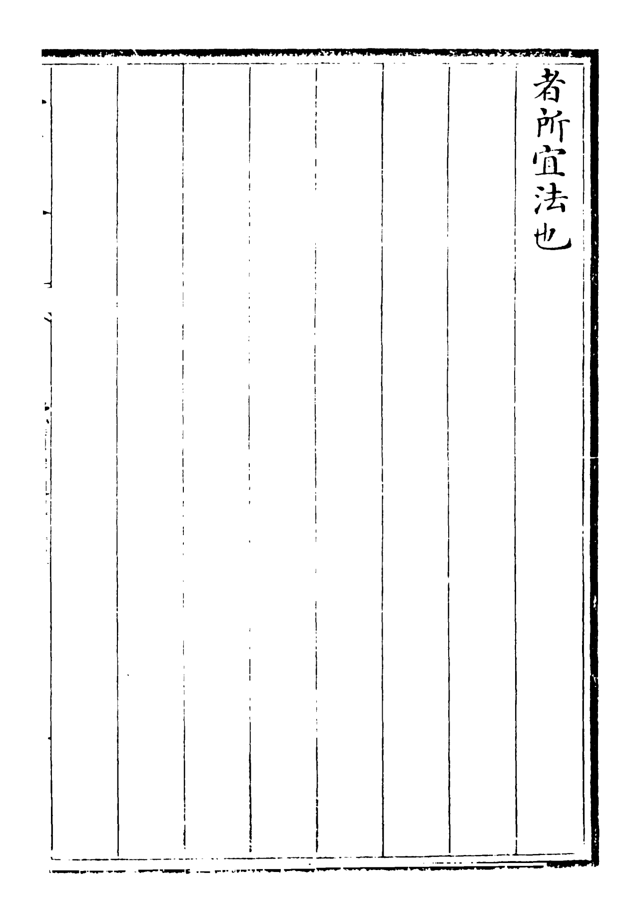
臣累曰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内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盡未善之規莫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中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冦相仍河朔不至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以處之優其禄以委之黽勉從事者姑

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
睚眦則不叶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為心計深識之
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久矣今若如十二員
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
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傅說之書
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順考
古道致乎治平以臣管窺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
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

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為常況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在陛下聰明睿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

而創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源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

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於春夏肅殺於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



者所宜法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

宋　李燾　撰

太宗

端拱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河南温仲舒章獨先上上悦乙未賜仲舒金紫　户部郎中張洎奏議曰洎傳及經武聖畧皆云端拱初按洎集議邊狀云奉十一日御札令羣臣奏章按實録端拱元年無其事此年癸巳乃有此詔癸巳正月十一日也

詔語又與洎集所載御札畧同然則洎此奏必在此年此月不在端拱初矣

伏自北戎犯順累載於兹其故何哉葢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也北戎為患中國自古而然夏商以還桀暴滋甚備禦之術簡册具存或度塞以鏖兵或和親而結好或誘部落以分其勢或要盟誓以固其心謀議紛紜咸非得筴舉其要畧唯練兵聚糓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夫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而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亘萬里葢天地所以限華戎而絶

内外也雖冒頓之盛稱雄代北控弦百萬與大漢爭鋒擁衆南侵俄及白登而止自時厥後逮至隋唐匈奴恃强或犯關塞終未有窺兵中夏徑越邊防嘯聚師旅長驅河洛者慮漢兵守其險而絶其後也昔李牧破滅獫狁收功雲中王恢誘致單于伏兵馬邑即其事也然猶百代而下侵掠不已邊鄙罕及瓜之戍中原多旰食之虞天下騷然屢至空竭國家比於前代力又倍馬何則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

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禦之道不可以常理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畧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湟築壘分師而守焉及乎賊衆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因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邉境敵人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常以一邑之衆當敵人一國之師既衆寡不侔亦敗亡相繼

其故無他葢分兵之過也昔劉備廣緣江之柵魏帝料其必亡呉漢分副將之營光武知其必敗髙帝㑹三王之戰則擒滅覇楚樂毅揔四國之衆則盪定全齊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葢自然之勢也善敗之道其理昭然臣今伏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邉建三巨鎮各統十萬之衆鼎據而守焉仍環舊城廣創新塞俾士馬擊戎逐寇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為報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視掌内彼之動静我必先知仍命

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為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制敵之方形勢斯驗三鎮分峙隐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有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衆南侵貝冀矣茲所謂兵勢地利我實得焉臣詳覽前聞足見明驗昔漢景益梁王之邑則吳越七國之叛不敢越睢陽而内攻唐室濟邠寧之師則吐蕃百萬之衆不敢自涇原而入寇蔵以聚兵戎壘折衝大敵脫或契丹尚

尋往轍復入近疆則堅壁當其前大軍躡其後從容掩
擊舉必成功臣以為制敵之方盡於兹矣天鑒無惑在
斷而行馬夫命將統戎前王所謹國家士馬非不精壯
也甲兵非不堅利也以順攻逆以中夏攻外戎而聖慮
尚勞王師未振者臣甚痛焉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
賞罰不信聞皷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
用又曰將從中御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
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

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効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賊騎既還箭積如山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呌囂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攸往昔湯武戡定天下桓文攘却四夷項羽之滅彊秦闔閭之摧勁楚隋楊素

削平禍亂卷以兵鋒而定戎業臣頃聞涿州之戰王師霧集聲讋強寇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亡尚賴天威遠臨全師以濟陛下懲覆車於既往收大功於將來若不揭重賞以圖其勞示嚴刑以齊其衆置三軍於死地然後為用則不能集大勲而摧勁寇矣軍志曰凡出師臨陣一夫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穰苴戮莊賈立盪寇之勲魏絳戮楊干顯臨戎之効諸葛亮誅

馬諰定庸蜀之土李光弼斬崔衆擁燕薊之師咸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畧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將以降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衆知嚮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制單于之醜類者未之有也兵不以衆勝以理勝惟陛下裁之又沿邉郡縣久被寇戎蠢爾黎元陥兹鋒鏑膏血塗於原野老弱填於

溝壑生人之苦莫甚於斯然而接界耕民常時向背昔
髙帝北討陳豨猶以列侯印綬慰趙子弟之心向來國
家雖有安撫未能曠蕩臣聞吳楚遐壤其大郡有至十
萬戶者臣竊料兵戰所歷之地凋殘戶口未必能過此
數臣欲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候事寧之日方仍
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毫芒且以沮敵人誘掖之謀
慰吡庶綏懷之望時方用武民不離心轉危就安且留
聖念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私怒而傷

公義馬令邉寇内侵兵連禍結以權濟用葢有前聞請
陛下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然今内外羣議尚或否臧
臣以為契丹違順兩途咸社稷之利也夫時極則轉物
盛而衰其或醜類懐仁上天悔禍寢邉庭之擾叙奉大
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寓縣固邦家之望也脫若戎
人無厭貪殘是務肆長虵之毒而不已屈大邦之命而
不從曲實在戎我又何咎臣請以天下利害形勢始終
而言之昔晉德不綱幽都淪没陛下膺期受命念切遺

旰爰舞舜干期恢禹服順天致討豈陛下之佳兵乎及將帥非才干戈暫頓惜兆人之性命霈大國之威稜申命虎臣謹固王畧訓農偃革期洽和平而匈奴陸梁侵犯滋甚天下黎獻皆知感詠聖造始結怨於犬戎矣今又大君降志通好穹廬懔彼龍荒復拒天命臣知天下閨闈婦女亦當為陛下荷戈執戟効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怒衆執仇實在茲舉伏望陛下內總羣策外委元戎易舊謀新畫禦戎之要則河朔之地漸可圖安

然而黠敵未誅幽薊未復中國終不得高枕而寢矣伏願陛下思安危之大計念攻守之良謀内修政經外勤戎畧罷天下不急之務停土木之功減官吏之冗員省錫賚之優澤收聚財貨訓練師徒然後親御六戎俟時大舉飲馬於長城之窟勒兵於單于之臺焚老上之龍庭血烏桓之罽幕暫勞永逸殲厥渠魁則天下可得而定矣倘或爭鋒燕薊之郊委衆凡庸之手徒淹歲月莫計否臧臣恐上帝不降靈中原不鮮甲方從兹始善敗

之道揭諸日月惟明王擇焉　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奏議曰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臣今獨引漢文帝時事以為警戒望留意垂覽則天下幸甚且漢十四帝言聖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强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此豈係於歷數而不由於道德耶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為深患

者是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是繫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敵人之强盛未及軍臣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外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无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

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敵人不能南下矣二曰偵邏邊事罷用小臣用之則邊情有所隱而不盡知也伏見往來邊上多是闒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無愛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衆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謂宜委邊上重臣募邊民諳

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外夷伐外夷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亦宜勑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敵人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葢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北境既四海一統誠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北敵南牧陛下宜下

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胡突然得蕃人一級者賜之帛得北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食禄者日增用力者日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損清介者止於奉科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署官斯為中矣今百官三班中若備言冗食恐有煩聽

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計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僚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者得以歸耕誠能省去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臣也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

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産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人固自言耳但恐擐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三曰信用大臣叅決機務葢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以來未之及此然而限以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乘臨軒中書樞密三司歷陛而進禮成而退望陛下坐朝之暇聽

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小臣間厠其議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且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五帝猶能不伐三代多或自矜討蠻夷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策禍敗之本何莫由斯今萬國駿奔四民康樂惟玆北境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於大寶怠於萬幾用廣聖謨以為儆戒誠宜作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醜敵揭蒼生

之衆力務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
間可緩圖也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
聚人者財也產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人民
衆則土地闢財用足則國家安今雖務農桑尚多浮薄
耕織者鮮衣食者衆如飛芻挽粟之勞妨鑿井耕田之
力若無條禁曷禦凶荒臣請訪問有司則輸稅之家可
見矣食祿之人可知矣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僧道蠹人
者可明矣復有臺寺小吏府監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

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待衣食之輩欲求民泰不亦難乎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除河北備邊之外民力可用者惟東至登萊西盡秦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者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也若軍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上覽奏深嘉歎賞宰相趙普尤器之禹偁疏亦

因癸巳詔書乃上本傳云在端拱初誤矣疏稱折御卿趙保忠五月始除夏州節度不應遽言之知

制誥田錫奏疏曰今之御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畧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昔漢時西羌犯塞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令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趙充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

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畧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又將帥行恩信恤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得賞賜盡與軍吏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今將帥能效奢牧者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師老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近代侯伯各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腹心每出入敵陣

得以隨身後來不敢養置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已腹心以致為敵人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宜詢訪行之又可於沿邊諸郡擇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如後漢郭伋張堪之守漁陽也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臣又聞前

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悮陛下機

宜於前無令似俟利用賀令圖者後悮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行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矣又宜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本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利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北境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曽探得

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戎人自亂戎人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募能往絶域刺名王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兵士或儲備糧草亦宜慎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户税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户婦女有行枚科者又聞汴河乾淺

若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現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漕運也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未喻陛下以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

才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然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静由朝廷静之任賢相於内則百職舉而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静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改軍頭司

為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為御前忠佐引見司軍頭司三朝志附殿前侍衛司後益因會要也兩朝志移附皇城司後御藥院前兩朝志為允

二月以國子監為國子學

三月先是翰林學士知貢舉蘇易簡等固請御試壬寅上御崇政殿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閬中陳堯叟晉江曾會等一百八十六人並賜及第諸科博平孫奭等四百五十人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臣皆預賜堯叟等箴一首勉以修身謹行稽古効

官之意堯叟及會並授光禄寺丞直史館第三人以下分授職事州縣官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中選既覆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皆有趣授校書郎令於三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既而上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

夏四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昔李悝有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

士工商也晁錯亦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益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者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庫充牣露積紅腐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斛直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夫西抵三峽南極荆湖包舉江吳

旁達浙右歷風濤之險踰歲月之期始達建安軍歷楚泗泝汴流已達於京師其沒溺耗損亦已多矣凡運米一斛計其費不啻三百錢侵耗損折復在其外而挽船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亦可傷矣夫其糧之來也至重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之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古者有九年之蓄謂之太平水旱人無菜色益謂天下之民皆有九年之蓄非專謂兵食也諸軍傔人舊曰

給米二升今若月給賦錢三百人心樂焉是一蚪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上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上脚之直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内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也上覽奏嘉之

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上親録京城諸司繫獄因

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須城宋惟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按決刑獄是夕大雨上因謂近臣曰為君當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䘏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大傷苗稼及還乃降敕蠲放租賦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宏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惑於音樂縱酒自恣樂籍之中獲典郡者數人上曰凡人君節儉為宗仁恕為念朕在南府時於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樂常以鹽湯代酒常服浣濯之衣

而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親飛走真誥所不許朕常以為戒也

上嘗謂直史館勾中正曰卿深於字學凡有聲無文者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上上曰朕亦得二十餘字可并録之因命中正與史館編修吳鉉等撰定雍熙廣韻

六月丁丑廣韻成凡一百卷詔書嘉獎焉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

府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為治一以恩信每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越王府記室叅軍虞部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越王元份請對願留

府邸不許

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臣久縈疾苦近者始獲朝叅竊疑大限非遥深恩未報事當關聽敢不盡誠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材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寇敵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媿恥即日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惟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

有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客地公私識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徼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尤悔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藴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怒後以

劉子言齊賢德義素為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榮半身入土未諧報答常恐參差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覩茲方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真社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分之一也甲申以齊賢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齊賢復入樞府趙普力薦之也而國史畧焉今據普奏藁增入普奏當是年五月而闕其日因齊賢拜官乃追記之按魏泰東軒記稱太祖嘗語太宗以齊賢可任輔相矣覩普此疏則齊賢在樞府前實生言事忤旨故出帥非普力薦豈終

不召耶然則泰所記未必得實也當考

戊子有彗出東井積水西青白色光芒漸長晨見東北旬日夕見西北歷右攝提凡三十日至亢沒上避正殿減常膳謂宰相曰長星示變葢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宜恐懼修省晉孝武反舉酒勸之如此狂惑不亡何待今豈非時政有闕物情壅遏乎百姓何罪責在朕躬敢不兢畏貶損以答天譴

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欲窺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

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輜重凡數千乘敵將裕悅諜知之率精鋭數萬騎來逆崇儀使北面緣邊都廵檢尹繼倫率領步騎千餘人按行塞上正當敵所入道敵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敵視我猶魚肉耳南出而捷乘勝驅我輩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我無遺類矣今卷甲銜枚襲其後敵鋭氣前去心輕我不虞我之至萬一有所成縱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發

躡敵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之間天未明敵去大軍四五里繼隆列陣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食既食則將進戰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敵將一人號皮室皮室者敵相也衆遂驚亂裕悅食未竟棄匕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敵望見大軍遂奔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繼倫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州十餘里俘獲甚衆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敵戰曹河之斜村梟其帥達延相公等三十餘級敵自是不敢大

入冦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史廵檢如故范廷召孔守正事皆自本傳刪出附見恐曹河之捷復在異時更當細考初命繼隆等發兵護送威虜軍餽餉户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邊城聚兵衆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外戎之侵故周城朔方漢取河湟唐築受降臨淄等城即其事也隔閡夷夏終古賴焉今聞威虜軍等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之士不滿萬人議者謂國家比創此軍以捍敵定州此軍若廢則犬戎立至城

下臣以為議者不究事實蓋謀慮之過焉今請以敵勢言之若犬戎舉十萬之衆長驅深入量留數千騎營於威虜等軍城隍之側則威虜等軍閉壘不暇豈能出城野戰哉賊畧地則既無邀截之期賊攻城則自有敗亡之禍而望藩屏鎮定不亦難乎是知威虜等軍廢之非有利於犬戎置之又無益於邦國曩者匈奴乘隙牧馬於德州去歳匈奴犯邊頓兵於深趙威虜等軍嬰城自固僅同閉邑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且契丹騎兵利於馳

逐欲致敵於野戰此禱祠而望也王師堅壁固壘持重以待之既沮其謀此所以未得志於中夏也今聞兵窺近塞阻絶糧道而王師遽爲之出是犬戎致敵之謀行矣夫兵者勢也勢之所向利害形焉若諸軍合謀乘機電發援旗鳴鼓决戰中原則殺敵摧鋒士知用命矣今聞三鎮之衆冒炎酷陟郊坰荷戈而趍者裹送餱糧而已既充防護軍儲之役則本無鬬心以援送怠惰之師當戎人狡揚之騎且行且戰必貽敗衂一軍小却衆或

隨之則威虜等軍望風而自下矣且威虜等軍朝廷既發大軍與之餽運假使所送兵食得達本城然則歳月之間餱糧必竭犬戎既未退運路亦未通國家不可復起三鎮之師與之裹送也況威虜等軍所守城邑逼近邊隅犬戎來侵既不背城出戰犬戎入寇又不能謹守封陲但虛聚甲兵費耗廩食而已古者邊城受戰烟塵警急或益甲卒以增其衆或運餱糧以資其食者蓋敵人遠涉吾境雖有十倍之衆終不能曠日持久與我爭

鋒茲所以添給戎資以待其遒也今威虜等軍與蕃界連接部族之衆朝夕往來朝廷豈能以月繫時調兵備食也安危事勢昭然可覩儻尚因循必成陷歿夫臨機制變轉危就安天與其時間不容息若此際運糧之衆得達本城其威虜等軍宜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保全士旅拔壘而旋如是則三鎮之衆出既有名威虜等軍免覆亡之禍矣今犬戎逆命河朔未寧國家控禦之方宜舉其要臣以為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

上者宜從廢罷既省朝廷供給又免外戎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隷緣邊大鎮緣邊大鎮甲兵既聚士馬自强以守則無易州傾陷之危以戰則有蕃漢力均之勢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燧豈可同年而語也朝廷儻能如此制置向去契丹或昧於機變尚務攻侵則相魏堅壁當其前諸鎮連衡壓其後野無所俘掠資儲易匱乏我軍既聚形勢用張契丹雖恃凶殘𦂳以為終未能果為中國患也

八月辛亥趙普上疏言陛下非為妖星謫見深自引咎臣與同列親奉御批剳子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謬列三台之長慚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妖星謫見撓至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為都緣蒙蔽聰明隱藏疾苦被虐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奈皇情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深罰今則人心傾欝上象仍差起狂夫生亂之謀生敵衆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惟

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覃恩優加賞賜發此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切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猥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偽今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陳未委按何經典件具分析親賜看詳真偽之情灼然易見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至於五嶽四瀆皆居中國不在四夷尚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謂

契丹封疆不在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解陰陽惟將正理參詳復以前書徵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録到左傳漢晉梁唐五事件具進呈冀將師古之文聊正順情之説伏望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隨倚伏盈虚豈能常定聖朝開國已三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物禁太盛前聖不欲恣情今則垂象頻差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虧缺而羣生造業隨緣應

有感招竊聞陛下目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聞於往昔隱憂啟聖方實見於當今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懇必須面陳伏恨步履艱難語言蹇澁又恐風涎發動遂令不措一詞乞於閒暇之時畧垂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因請依前代册免三公故事明加黜責用激忠良

上覽奏嘉納之

丙辰大赦

丁巳司天言彗星不見宰相稱賀且言曰陛下引咎責躬損禮肆眚妖異遽滅此甚盛德也上曰天鑒不遠當與卿等砥礪以消去禍災

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代所無知制誥田錫嘗上疏諫其言有切直者則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上亦不怒錫此疏必可觀惜其不載於史奏議

亦無

丙子上謂宰相曰為君為臣作一惡事簡册所載萬祀不泯可不戒耶自古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吕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隆則君子道長其晦迹丘園葢畏小人用事而有國家者尤宜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戊子以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化基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嘗召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

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樹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鄙何患乎不安上然其言　詔京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屬三歲遷其秩自河北用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文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敝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

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膳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綦仁澤作坊副使尹崇謌同掌其出納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勢户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旱罷塞下納芻糧京師納粟皆謂之折中其實兩事塞下折中自雍熙始既罷復行京師折中令始行之又以旱罷實録與范正辭傳并兩事為一事故載其行罷輒差謬取本志删修庶不失實云淳化二年五月復置折博倉即其折中倉也

上以歲旱減膳遍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

雪朕為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
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
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時普被疾請告即以授呂蒙正
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來躬親萬
幾勤邮民隐未嘗有纎微之失蓋臣等調燮無狀致此
愆尤漢制水旱策免三公臣等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
賢者路上慰勉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曰臣嘗讀墨子
有七患一篇言水旱凶饑之事雖本小說似有裨於時

政大抵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五分之一旱則損其二凶則損其三餽則損其四饑則盡無禄廩食而已今旱雲不雨宿麥未茁既無九年之蓄可憂百姓之饑望陛下特降詔書上下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命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候雨足如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然願首減奉以

贖耗蠹之咎外州歲市紫茜皮翎筋骨之數亦望權停一年事材八作文思紫雲工巧之技亦罷其作近城掘土侵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戒州縣吏以古昔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境内山川靈廟並委祈禱其餘軍民刑政之獘非臣所知者望委宰相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為福惟聖人行之

知制誥田錫言臣今奉詔差在太一宫用青詞致醮祈雨者竊以時雨愆亢聖慮焦勞自秋涉冬祠禱皆遍

陛下親降乘輿躬謁寺觀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聖人
卹物之心雖災沴流行何代蔑有而帑廩儲積可備不
虞然自今歲以來天見星妖秋深雷震繼以旱暵之沴
可虞饑饉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
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玆咎徵
彰乎降鑒或乾文示變或沴氣生妖昨陛下以上天垂
譴告之文御樓行赦德音朝發妖彗夕消天不言而感
報昭彰神幽贊而應答遄速今以宿麥未種甘雨未零

人心不寧農望已失或聞小小寇盜聚散靡常晳晳蒸黎憂畏實甚愆陽既戾於寒沍厥疾乃生於癘疵民或流亡穀必翔貴尚賴陛下聖德宗廟慶靈逖彼北方騷邊頓息恵然諸國底貢交修不然則人心一揺盜計斯得何以静潢池弄兵之嘯聚何以禦戎馬在郊之奔衝惟是秋冬又無雨雪此乃天意尚欲垂誡聖心諒亦深思豈刑繫之間尚未平允法令之設尚爾煩苛或力役未悉矜蠲或奢靡未盡撙節言路雖啟蹇諤者未必一

一聽從王道雖行孤苦者未必人人受賜或刑賞過於常理因喜怒失於厥中嘉言納忠或見破於橫議任賢待下或鮮終於至誠若然則雖旰食疢懷宵衣軫念孜孜萬務適足勞於聖躬翼翼小心尚未臻於至化今舉大畧上犯宸嚴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令朝廷所行或異於是謀始稍虧於審謹令出無愧於改更有勑下方用尋即罷方用御札謁清廟尋罷謁清廟以是知急速機務寧無錯行臣之愚蒙

豈敢逭於誅戮臣之遭遇安忍負於聖明是以因事上言庶裨萬一伏望陛下因此時旱更降詔書引咎責躬以答天誡布德覃慶以安民心蠲減征徭簡約利禁搜察淹滯登進才良猛士守方無使黷鄰召忠朝臣典郡正宜選廉任能或旌別勤勞或省閱浮泛振廪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蕃戎蹂踐之處士庶陷歿之家哀亡䘏存憫其餘苦掩骼置奠慰彼沈宽閭里再命於復除孤寡量優其給賜儉約奉已以合禮謹靜息

民以安邊詳延忠鯁之臣詢究災祥之理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不已歲歉相仍盜聚萑蒲伺隙而動敵乘饑塞章災為虞是則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非淺也疏奏上不悅宰相亦怒錫有變調倒置等語尋罷知制誥以户部郎中出知陳州　中書門下言所録時政記縁皇帝每御前殿樞密院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裁制嘉言無由聞知慮成漏畧欲望自今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録送中書

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同共鈔録自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而授史官副使知院二員同掌之樞密院時政記葢始此

十一月辛丑鎮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贈侍中郭守文卒守文沉静有謀畧知書善筆札恭謹自處與人無忤歷事累朝始終如一先是將臣以重兵戍邊者多生事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曽無寧歲及曹彬等敗賊乗勝長驅深入乃命守文以内職總禁衛鎮常山以經畧

之守文既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守文之卒也武夫悍卒咸為流涕上曰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禄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上聞嗟惜良久即賜其家錢五百萬仍録其子為五品正員官其後上追念舊勲復納守文次女為襄王夫人上擇將帥可使代守文鎮常山者侍臣奏邊防重寄不宜輕授上默然良久乃曰劉廷翰其人也是日晚召廷翰與語甚悦即命以殿前都指揮使武成節度使出為鎮州都部署廷翰出將本紀

實録不書不知即此月或他月矣今附見

十二月辛亥詔置三司都磨勘司以左賛善大夫劉式主之式袁州人也

庚申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益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虚名矧乃帝王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狥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實賓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

帝辛酉吕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莫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葢起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止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朕志已定卿等毋勞確奏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表凡再上皆不許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上謂宰相曰國家取士歷級而升下位龉晦才行者多矣當勿以此為限庶成朕急賢之志因言為人臣者治平之代功效

難見若亂世則止用其才不顧其行如陳平韓信頃刻能立勲業當治平即德行施其謀畧故孔子四科以德行為長又言下位卑秩不可謂無良士大凡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於聞達故常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事任則能否洞分上曰性之善惡何由知之蒙正曰人之為善終不能掩久則彌著至于為惡亦然苟暫聞善惡或涉愛憎恐悞任使必久而察之則賞罰無濫上善其言

國初有樓店務太平興國中改為左右廂店宅務是歲併為都店宅務以所收錢供禁中脂澤之用日百千明年復分兩廂尋又併之仍號左右廂店宅務